

## 路遥知马力

□ 吴耀东(82级建筑系)

好的马儿被打上烙印是常见的，每个清华人的身上都有清华精神的烙印。一路迁徙走过20年，跨进四十的门槛，不知“四十不惑”还是惑之依然。没有“惑”也无所谓“不惑”，有“惑”而又能自我求解时，或可至“不惑”。读书、旅行、做事、观心都是自我求解的乐事。人应该是为追求幸福活着，追求“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”。

有一日，小女儿要写一篇关于“幸福”的作文向我发问，我们一起去查了说文解字，方知“幸”原是不幸之意，是“镣铐”，而“福”是指双手捧着美酒奉献于祭坛之上。看来“幸福”是要经历磨难和奉献才能得到的。祖先造词着实充满智慧，“幸”与“福”相伴，“舍”与“得”相伴。

大学三年级时的青海湖之行和2006年夏日的梅里雪山、泸沽湖之行均让我受益良多，在那里似乎看到了世界的本原图景，也看到了自己。那时似乎对“悟性”有所理解，“悟”即“吾心”，也可曰“本心”，“性”乃“活生生的心”，回归自己那颗活生生的心或许是对的。

毕业后20年，依然在做建筑师和教师的老本行，盖过不少房子，也时常忏悔，但依然在盖。看



来“惑”与“不惑”是要终生相伴了。

说到马，忘不了汪坦先生面谈我时说过的话：“我知道你是匹好马，但我喜欢野马。”后来渐渐懂得先生是在调教我，指引我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自己。马儿生来就是要奔跑的，有时狂奔，有时步履蹒

跚，奔跑时仍可见周边美景的马儿是幸福的。我们是跑马拉松的一代人，是跑到最后仍旧要奋力冲刺的一代人，是难能回首自己奔跑轨迹的一代人，是一定要学会在奔跑中休养生息的一代人。“路遥知马力”，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写照。📷

## 最好的是下一个

□ 高林(82级建筑系)

进入2007年，猛然间好像听懂了贝多芬的交响乐。激昂、亢奋、热血沸腾之后，身心舒畅；心潮澎湃之时，泪水盈眶；浑厚的音色可强身健体、按摩丹田！能听得进去贝多芬的交响乐，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毕业二十年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音乐仿佛能理解我们的辛苦。第二，最近看了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、阅读了迪特尔的《德意志史》，因而更加理解贝多芬的时代背景了。这三者是配套的视、听、阅读盛宴！向清华同学们推荐。

我们很幸运。中国经济良性发

展、社会体制平稳转型，大家拥有很多成功的机会。

我们很艰难。因为我们要承受双重的压力。

一方面是来自社会成就的压力。清华学子，个个都有一股不服输、不气馁、追求成功的心劲，所谓“自强不息”；同时又都有一种强烈的团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。因而，我们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用于适应社会转型期间所产生的“能量耗散”。

另一方面是来自于追求专业成就的压力。1987年毕业之时，科学

社会学思潮正强烈冲击中国社会，于是兴冲冲地前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继续读书，并深悟了一些道理。1990年硕士毕业后一直在中科院从事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工作。这一行当，在时下之中国，如日中天，其乐无穷；竞争激烈，痛苦不堪！

作为院长兼总建筑师，我的首要工作是全力推进改革。中科设计原本是典型的国有建筑设计院，必须尽快转型为国际化的设计企业，必须尽快建立起全套的、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运行规则。作为职业建筑师，日常的工作是投标、出图、改图、评奖，夜以继日的项目轮回；职业判断力逐渐提高、项目一定是越做越好，但最好的永远是下一个！📷